

说起公元一世纪时的罗马史，总是绕不开老普林尼和他的外甥、后被前者收为养子的小普林尼，因为他们俩与发生在这一世纪惊天动地的大灾难紧紧相连：老普林尼在大灾难前逆行，深入现场，指挥抗灾救人，不幸以身殉职，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形象；小普林尼在灾区目睹灾情，记录逆行者的大爱，写下了传世名篇《致塔西佗》。

这场浩劫发生时间在公元79年8月24日，地点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是日晨，早起的庞贝人，只觉得气候异常，沉闷，热气逼人。后晨光渐暗，乌云压向大地，午后一肘左右，高约1277米的维苏威火山咆哮了，火山灰，碎石，尔后的火山屑热浪，像打开的熔炉门一样，埋葬了一度“无比秀丽”（小普林尼语）的庞贝古城，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据后来估算，大约有两千多人死于灾难，当时庞贝总人口也不过两万多人，也就是说，大约十个人中就有一人遇难。

当时，老普林尼、小普林尼和他的母亲均在米塞努姆城，它距东边的维苏威火山大约有15英里。此时，老普林尼已深受韦斯帕芟皇帝的命令，任意大利西海岸舰队司令，即总指挥官。出事那天，正午时分，他已用过午餐，正躺在床上看书，忽听说天空出现怪云，老普林尼立即登高瞭望，看到了东边维苏威火山上空的云，像棵伞形松树一样直入天空。他以科学家之敏感，知道发生大事了，马上下令备快船出发。此时，他接到灾区救援信，即马上改变主意，命令拥有四层桨的所有舰船起锚，驶往灾区救人。

惊涛拍岸，乌云密布，老普林尼登上舰船，望着前方，按正航向，急切地前往灾民仓皇逃离的地方。他沉着冷静，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还要口述，把他所观察到的可怕的自然景象，叫秘书用书写板一一记录下来。须知，老普林尼不仅是当时罗马帝国政府的要员，而且还是那时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他公余之暇，勤奋好学，留传给后世有37卷的皇皇巨著《自然史》，还有

160多卷的笔记和文史方面的作品。舰上已开始掉落火山灰、浮石，越往前行，越加困难。老普林尼下令驶往斯塔比亚（在庞贝南部，两城相距3英里）。这时他的副将惊慌失措，恳求司令逃生。但他主意已定，决不退缩，于是，他像平时一样，洗澡，用餐，一切如常，以此安抚他人心灵的平静。他还真的回房休息去了，顷刻传来阵阵鼾声。强烈的地震，使房屋摇晃不已。他被叫醒了，在众人拥扶下来到了海边，躺在一片帆上。火山屑涌浪如潮而来，每个人都开始奔跑逃命，他由侍从搀扶站了起来，旋即因浓烈的火山气体窒息了。次日，人们在海滩上找到了他的遗体，完整无损，不像死去，更像是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老普林尼牺牲时年仅56岁，那时小普林尼才刚满18岁。在他不惑之年，应一位罗马大史学家塔西佗的请求，写下了《致塔西佗》，这是唯一保留至今的记录灾情的直接文字材料，被视为“无价之宝”，弥足珍贵。尤其是老普林尼在大灾难面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将“永世留名、名垂史册”，永放光芒。我想倘若用此时的“与时间赛跑的逆行者”来形容老普林尼，也是恰如其分的。抚今思昔，感叹万千，正是：罗马重臣辞帝都，征帆一片不见鸥。七九之难多少事，惟独普公传五洲。



山家韵事（中国画） 陈永锵



界，用皮毛赤裸裸地面对着世界，并接纳世界。

但骆驼远不只是如此。身为一只来自沙漠的骆驼，它代表着承担，代表着背负，当我们将东西放在它驼峰上的时候，我明显感受到它四肢的弯曲，但依然没有被压垮，因为它是经历风霜雪雨，负重前行，无论如何也要到达目的地的骆驼。当它看着繁星的时候，它知道自己还有目标要到达，目的地就在前方。前方是谁呢？是需要喝水的孩童，还是一个饥饿的、等待食物的母亲，或是一个需要书本的学生，一个等待重建物资的父亲。抑或，只是星空之下，企盼着它运行归来的人。它的平安归来，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骆驼既是生活，也是抵达。或者生活和抵达，都很重要，过程和结果都应该是被重视的。

所以，我在骆驼身上看到了温暖和希望。温暖不仅仅是抱着它的时候，希望也不仅仅是此刻。

在我的几本名片册中，最有特色的是宋连萍的一张。右上方印有多个头衔：包括上海市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朗诵协会、诗词学会、楹联学会会员；左上方是1996年郑辛遥先生为他画的肖像，寥寥几笔，形神俱备，福寿尽显。

宋先生出生于1929年，应是当之无愧的寿星。我和他相交六十年，相知甚深。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要是有，我把

它概括为八个字：笑颜常开，为善最乐。他喜欢与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交往，不论长幼尊卑，一律真诚相待，从不背后非议他人，心胸宽广。在许多影视剧中扮演小角色，甚至只有几个镜头，自称为“绿叶”，乐于接受，表演到位。

他交友广泛，不管凡人与名流，都喜欢结缘。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洋泾中学教书，先生任教于浦明中学。我租浦东一间民屋的厨房（当地称灶间）为栖身之所。有一年他得知我咯血卧床，于课间抽空来寒舍看望慰问，亲切体贴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许多名人对这位仁者亦十分厚爱。1994年宋先生去北京出席大同大学校友会。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正在草园胡同养病，诚邀先生住在她家四合院

南屋，并用小车送他去工体东路九号吴祖光、新风霞寓所，拜访这对风雨同舟的伉俪。凤霞女士特画红梅一幅，由祖光先生题词“春在枝头”，以此珠联璧合之书画赠与宋先生，可见情谊之深。

秦绿枝先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夕照飞霞》之代序《看似平易实艰辛》中说：“物以稀为贵，像‘宋老师’这样的典型人物如今很少见到了。”

宋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乃翁宋大章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关东都督府秘书长；护国之役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咨议……但宋先生生活俭朴，不善于料理家务与烹调，常以一只粽子或冰箱中一包速冻食品当餐，终年不改其乐。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篮球活动（曾任大同大学篮球队主力），使他始终保持身心健康。人们戏称他为“三栖明星”，赵丽宏先生说：“依我看，除了这‘三栖’，连萍先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读书人。”的确，读书人有自己的境界，不会因为“一箪食”、“一瓢饮”而不堪其忧。正因为如此，他的身、心、笔至今犹健，乃是必然的。



一只骆驼，陪伴了我七年。去英国途中，我在迪拜机场转机，四个小时。在经历了近十小时飞行之后，带着几许疲惫、几许百无聊赖，我行踪迷离，连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在此时，我遇到了骆驼。

它在迪拜机场免税店的货架上，混在同类型的毛绒玩具中间，直勾勾地盯着我。不论我走到哪里，它的小眼睛看着我，凝视着我，追随着我。我无法面对它清澈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它，无法躲避它。在一堆骆驼之中，只有它看着我，吸引着我，哀求着我。于是我走过去，从众多骆驼之中，将它独一无二地分辨出来，把它夹在臂弯中，走向收银台。迪拜用的是本地货币，我身上只带了英镑，也顾不上汇率比例。总之，我至今都不记得它的具体身份。我只知道，它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员。

不论在英国、美国还是国内，只要有重要的场合，重要的人，骆驼都会出席。我带它去过各种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收获了各种友谊，各种欢笑，以

秋

张文禄

咏秋

霜闻竹叶露听花，大雁声声唱落霞。北岭秋风邀入韵，层林尽染胜春华。

望秋

霜凝露水桂偷香，银杏丹枫扮彩妆。拟取疏狂秋色醉，多情华发染斜阳。

题枝头红柿

春华转瞬已秋姿，红柿接天挂满枝。昨日楞头青涩退，丹心点点鉴君知。

终有一天我们会再见

贝贝

小时候，我住在佛山，奶奶住在上海。我们见面的时间并不多。

记忆里我和奶奶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和偶尔的家庭旅行中才会见面。后来我初中时出国读书，见到奶奶的次数就更少了。印象中，奶奶说话不多，总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不容易亲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奶奶生活很独立，但是否也很孤独？不过长大以后我明白了，这是奶奶选择的生活方式。奶奶是著名作家王蕴童的小女儿，她有思想，有信仰，是新时代的子女，不被世俗的枷锁束缚。抗战初期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从投身革命，到担任领导工作，再到遗体捐献，奶奶一直按照自己的意愿认真地生活，活得有意义，有格调。

疫情期间，奶奶去世了，很遗憾，我们一家没能回去送她。平日里生活中的琐事让我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想想家里的老人，但那个夜晚，我认真地回忆了我和奶奶相处的为数不多的时光。印象最深的，是97年夏天，奶奶来我们家过暑假。奶奶和我睡在一间房，晚上睡前我们会聊天，内容记不清了，大约是一些好奇儿童与古稀老人天马行空的对话。白天奶奶会陪我看电视，我那时热衷于卡通，奶奶听不懂粤语，就坐在我旁边读报。中午我们会走路去外公外婆家一起吃午饭，饭菜不一定合但三位老人聊得融洽。偶尔天气太热了我不愿意出门，奶奶也会自己下厨做些简单的。可能味觉才是最深刻的记忆，凉拌芹菜的麻油香，我至今难忘。奶奶一边拌着芹菜，一边说：“芹菜的清香，只要拌点酱油麻油，就是一道菜。简简单单的，反而是最好的。”

1995年爷爷去世时，我们一家人飞回上海参加遗体告别。奶奶和爷爷感情很深，他们相识于学生时代，相濡以沫，并一同签下了遗体捐献的申请书。爷爷爱好音乐，伴随着悲怆交响曲，奶奶送别了爷爷。当时年幼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被鲜花覆盖的爷爷，因为妈妈告诉我，爷爷要去天上。我很想知道，爷爷怎么才能到天上？天那么高，哪里找那么长的梯子？我们以后要怎么见面呢？光阴荏苒。如今，我住在加州湾区，奶奶住在天上。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

1957年重建的朵云轩木版水印室，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大江南北雕版套印技术精英，团队里除了老朵云轩的师傅外，还吸收了上海荣宝斋的师傅，以及社会上手艺精湛的雕版、水印名师。其中，在弄堂印刷厂访到的杭文连师傅在印制绢本方面匠心独妙，以杭师傅为主要技术力量印制的绢本《陈老莲花鸟草虫册》，成为傅雷笔下“在现有木刻水印中技术最好”，也奠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朵云轩绢本水印画的技艺高度。

杭文连，又名西农，1905年8月生于丹阳司徒一个叫阮甲的小村子。父亲叫杭殷富，家境却也不怎么殷实富裕。为了孩子发展，家里还是省吃俭用送杭文连到邻村东王村读了六年书。短短几年私塾，已经让他能够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显露出良好的艺术天赋。1923年，十八岁的杭文连经村里人介绍，来到了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木版课当学徒，师从刘秀春，学习水印。

在中华书局木版课学徒三年出师后，杭文连辗转在常州新群书局、上海大丰祥纸号、上海九霞堂扇扇号等处从事水印工作。因水印技艺出众，1933年6月应邀应聘于有正书局木刻彩印部，负责印制《芥子园画谱》。

有正书局《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共印行了三集十三册。初集五册，为山水；二集四册，为梅菊兰竹；三集四册，为花卉翎毛。前两集以石印为主，部分画面的淡墨和颜色套印木版。譬如卷二第八叶的两页“点叶法”，

十二种点法重墨都是石印的，彩色部分则以木版水印套色，使色彩更加鲜明，层次更加丰富；也有的像第三十六叶的两幅画“元人写意梧桐”与“写意芭蕉”一样，完全用木版套色印制，色透纸背，浓淡相宜；而第三集的画面则以木版水印为主，1934年1月17日，有正书局在《申报》上为《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三集》刊登广告，其中说：“本局费二

绢本水印高手杭文连

郑名川

十年心力经营木刻，不惜工本，将三集依式刊印，彩色鲜艳活泼，与宋元真迹无异，且多超过原本之处，诚为美术之绝品。”

鲁迅曾购得有正书局《芥子园画谱三集》赠送许广平，虽然认为“其广告谓研究木刻十余年，始雕是书。”是“广告夸耳！”但是，他还是给这部书很高的评价：“原刻难得，翻本亦无胜于此者。”这本画谱中的水印画部分就是杭文连印制的。

1937年因日军侵略上海，加之有正书局老板狄平子年迈多病，不得已，撤销木刻彩印部。时局动荡，失去工作的杭文连只好回乡下住了近一年。次年重返上海，在其兄杭文达经营的文中堂帮忙。后来杭文连还在上海闸北德兴里1号自设过福记作坊，经营水印业务。作坊维持了两年时间，最后因为交

通不便、经营业绩不佳而歇业。

后来，杭文连也曾与人合股在无锡经营过大业印刷所，因为经营不善，难以继而散伙。到1957年初余白璠寻访到杭文连时，他已经上海一个弄堂印刷厂——宝源印刷厂门市部当杂务。

1957年2月20日，五十多岁的杭文连到上海虎丘路广学大楼七楼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木版水印室（朵云轩）报到，开启了木版水印更新的一页，在胡丁文等一批书画家的影响下，艺术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印制工细绢本，有其独到之处。不但套印精准，墨色莹润，石色厚重，而且印得工而不板，细而不腻，生动传神。杭文连印制的《马远菊花》《宋人桃花鸳鸯》《宋人江天楼阁》《唐寅王珙仕女图》《陈老莲花鸟草虫册》等，皆典雅传神，墨彩生光，成为朵云轩木版水印绢画的精品佳作。

百年中华老字号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有关诚信、专业、匠心、担当、创新和传承的商业传奇，也是一代代精益求精、艰苦奋斗的过程。朵云轩慧眼能“识宝”，也能“识人”，善于从社会上发掘各类专业人才，同时朵云轩也是专业人才的“孵化基地”，为艺术市场培养了不少精英。

十日谈

云起海上

责编：吴南瑶

建筑有故事，明起刊登一组《建筑可阅读》，十条经典路线带你畅游上海，领略城市历史文化。